

文化传统与当下

陈操题

【身边的传统】

鸡叫成了噪音

时钟、手机、公鸡,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正是时钟和手机的普及应用,才让公鸡失宠、失业,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公鸡没想到的事。

□田邦利

农村曾经是家家户户都喂鸡,有的喂三只五只,有的喂十只八只。喂几只母鸡下蛋,是农家妇女心上的事。居家过日子离不开针线,缺针了、少线了,拿个鸡蛋去货郎摊上换;闺女出嫁了,今年吹喇叭,明年添娃娃,当娘的数着日子攒鸡蛋;从丝瓜架上铰个丝瓜,打碗丝瓜鸡蛋汤泡干粮,也是一顿饭;更是鸡蛋能卖钱,母鸡是农家妇女唯一可掌控的财源,家里丢头大牛她心疼,丢只母鸡能疼得三天吃不下饭。喂鸡,喂母鸡也喂公鸡,母鸡下蛋,公鸡打鸣叫五更。

“鸡解鸡二十一。”解鸡多半是在春天,经过21天的孵化,小鸡破壳而出。绒球似的小鸡一天一天长大,长到秋八月,母鸡就开始下蛋了,公鸡就开始打鸣了。小公鸡打鸣,歪着脖子,“咯”一声“嘎”一声的,不成“句子”。经过一段时间的晨练,慢慢地,嗓子就放开了。白日里站在墙头上,站在草垛上,脖子一抻头一抬,“咯咯咯——”或是让人看,或是让人听,都很像回事了。

鸡如人,嗓音的好歹,有后天的练习,也有先天的遗传。有的天生一副好嗓音,叫声高昂清朗;有的生来就五音不全,叫声低沉沙哑。竞争是激烈的。最终主人只留下一只公鸡,一只雄健漂亮、嗓音洪亮、鸣声悠扬的公鸡。

一户人家的鸡组成一个小“部落”,主人留下的那只公鸡就是部落的首领。白天“咕咕咕”地领着一群母鸡去村头,去地边,去场院觅食寻欢;夜里司晨——打鸣叫五更。

“鸡叫天明。”雄鸡一声,驱散了魑魅魍魉,迎来了黎明曙光。下地干活的,鸡叫起来筛草喂牛整理套绳犁耙;出门远行的,鸡叫起来烧火做饭打点包裹行囊。这成了一种生活秩序。秩序的建立是公鸡的功劳。公鸡以此引以自豪。凭借自己敏感的生物钟,司晨报晓,赢得地球独一家。人类大笔一挥,《三字经》里郑重其事地写下“犬守夜,鸡司晨”。司晨报晓,非公鸡莫属。

前些日子我回了一趟农村老家,并在老家住了一宿。偌大一个村子竟听不到一声鸡叫,这很是让人纳闷。出门问街坊,街坊说,现在人家已是没有喂鸡的了。吃鸡蛋呢?街坊说,买呀,和城里人一样,拿钱买,村头就有养鸡场。打鸣叫五更呢?街坊笑了,说,现在哪里还用得着公鸡打鸣叫五更!都有钟有表有手机了,定好闹钟,想啥时候起就啥时候起。街坊说,前两年村子里还有几家喂着公鸡,都嫌噪音吵得慌,后来也就不喂了。

时钟、手机、公鸡,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正是时钟和手机的普及应用,才让公鸡失宠、失业,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公鸡没想到的事。



有此一说

还原颜回的“孔雀开屏”

既没有子贡的才干、子路的忠直,也没有曾参的业绩,颜回为什么却能在孔门三千弟子之中独美于前?

□于永军

笔尖对准颜回,实在有点几于心不忍。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贫兮兮,饿兮兮,一生没吃上几顿像样的饱饭,29岁就白了少年头,年仅32岁便英年早逝。然而,颜回毕竟是幸运的,死了一千多年后(明代)竟然成了“复圣”,且汉武帝之后祭孔,独他跟着配享。复圣者,圣人之复制品也,与孟子的“亚圣”属于同一级别。既没有子贡的才干、子路的忠直,也没有曾参的业绩,更没有像老师那样创造出光耀千秋、誉满寰宇的“师承效应”,颜回为什么却能在孔门三千弟子之中独美于前?儒学家们发微,大都归功于颜回尊师好学、安贫乐道,“不迁怒,不贰过”。但从《论语》和《史记》记载来看,似乎他还有一独特之处——善于可着老师的心思“交作业”。老师一高兴就画红圈、给表扬。红圈表扬多了,在师兄们的终极PK中就显得优秀,评选“复圣”也就有了硬条件。这一点,显然被后世搞“尊者讳”了,故在还原复圣人也是人的理性中,我时常想起鲁迅引用法国诗人亚波理奈尔的那句话:孔雀开屏,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这恐怕是颜回当年所没有想到的。

颜回崇尚“官本位”,一

生想从政做官,总企望有朝一日能出“仕”大千上一票。可惜机遇弄人,总是不得志,因而有时也就难免在学生面前发一通“怀才不遇”之类的牢骚。每逢此时,颜回总能拿出抚摸老师心灵的高招。就说那一年周游列国,孔老师因屡屡不受待见,心里很受伤,郁闷之际,然而它却徘徊在旷野上,难道是我们学说有什么不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般田地呢?几位弟子各抒己见,有的作自我反思,有的说变通之道,孔老师皆哂为不对路。唯独颜回的说法让他眼前一亮:“因为老师您的学说博大到极点了,所以天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容纳先生。然而,老师照着自己的学说推广下去,不被接受又有什么关系?人家不能容,正见得先生是一位不苟同取容的君子呢!一个人学说不修治,那才是自己的耻辱;至于学问大而不被人所用,那是君主和执政大臣的耻辱,这样更能显出君子的本色!”《史记·孔子世家》在记下颜回这一发明之后,紧接着留下了圣人很开心的一笔:“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正是你说得这样啊,姓颜的小伙子!假使你有很多钱财,我愿意给你当管家。显然,颜回的话让孔老



克图复圣公 颜回

师特爱听,说到他心里去了。人大概都有一种天性,无论成人小孩儿,无论高官平民,都喜欢听赞美话,一旦进入了拥有铁杆粉丝的层次,更会自觉不自觉地滋生出一种渴望赞美的理智麻痹。颜回显然是一个炮制赞美的高手,一篇题为《颜渊喟然叹曰》的代表作,倍让孔老师心花怒放:“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第九》)这篇“叹曰”,换成现代话说:我仰视着老师您呀,越看越高大,您的品格与学问像大山一样高不可攀;我刻苦去钻研啊,越钻研越感到高深莫测,厚不可透。高瞻远瞩指引我前行,洞察万事引领我反思,让我一会儿感觉在前面,一会儿感觉在后面,真是奇妙极了。

大人物自命不凡,必然催生故意示蠢之人,以陪衬其英明伟大,诸如安禄山、和珅之类,颜回可为先师。一次,匡地土著人围攻孔门师生,大家作鸟兽散,后来师徒会合,孔老师不无心痛地对颜回说,我为你早已命丧黄泉再也见不到你了。按照常人思维,学生此时此理应该说一些诸如“让先生担心了”之类的歌词或感谢话,但颜回硬是别出心裁:

“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第十一》)这个回答,与安禄山那个“唯赤心耳”同样有趣:我没有死,是因为先生还在啊!先生健在,我怎么敢死呢?或许是颜回傻傻的场景很多,故而《论语·为政第二》中录了这样一段:“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不愿却故意装愚,意欲何为?这就是和珅取悦乾隆的逻辑了:显示圣上英明。于是,每逢孔老师上课,颜回便总是两眼直瞪瞪地看着,唯唯是地听着。虽然表现笨笨的愚蠢的,但给孔老师心里的那感觉,肯定是蛮舒服的。

奉迎悦我无助我。在这一点上,孔老师心里明镜似的。《论语·先进第十一》留下了孔老师对颜回的一次实话实说:“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换成白话就是:“颜回并不是对我有助益的人,因为他总是认为我的话句句都是对的,没有不感到心悦诚服的。”然而,世间的事情就是这般奇怪,人人都知道奉迎不好,但人人都愿意听好话、喜欢别人奉迎,并且欲却不能、欲罢不能。正是这种需要的顽固存在,致使了奉迎之风、善谄之人几千年不绝于史、不绝于世,也让颜回成了受孔老师称赞最多的弟子。尽管享年不永,但伴随着老师得道成圣,他也升到了天上。



悟在当下

从“笔墨”中看传承

笔墨,笔墨的本质,笔墨的品格,成为中国绘画瑰宝中的瑰宝。无疑,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需要守望,需要传承。

□岳海波

别人说,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

我说水大了,什么样的鱼都有。友颇认真:“大明湖再大,还不就是那几种鱼?”那说明大明湖的水还是不够大。我去印度洋水下二三十米,那水是温的。我拿了几片面包,无数的鱼向我冲来,五光十色,千奇百怪……

作家笔下写出各种各样的鱼。庄周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乎”的鱼,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有巨无霸的鱼,童话里有无所不能的小金鱼……画家笔下也是什么样的鱼都有。先人最早在陶器上画的就是鱼,质朴而天然。八大山人画的鱼,翻白眼,愤世嫉俗。吴作人画的鱼婀娜多姿,温良恭俭让……

历史文化学者张宙星也画鱼,他笔下的鱼,瞪着大眼睛,或惊惑,或茫然,或忧伤,或平静,或不知干什么。当然这些“或”都是我自己的生命体验,未必是张宙星的本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张宙星笔下的鱼,肯定是他个人的

生命感悟。“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这鱼是我们窥视张宙星的窗口。

张宙星的画多用平面构成元素,凸显了一种时代感。他的画面充满张力,有较强烈的视觉冲击,在简约平淡中彰显了鱼的“尊容”。张宙星的画,色彩或凝重,或艳丽,或轻松明快,或深沉浓烈。

张宙星的鱼,给我很多思考。我友看后却评价不高:“没笔墨,没传统,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友喝茶玩玉,好古董,生活在八仙桌、太师椅的“传统”生活中,他说这话倒情理中。友是我兄,我不能与他苟同,但也未贸然申辩我的想法,今借这块“阵地”,谈谈自己的拙见。

过去的水很大很大,地球表面上,百分之七十是水,四大洋把陆地分成五大洲,纵横交错的河流又把五大洲分为若干块,块与块之间的阻隔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若干年的积淀与筛选又形成了优秀的文化传统。在黄河、长江流域里的中华文化中的水墨画成了这板块中的民族瑰宝。而八大山人的笔墨,又最集中、

最典型地代表了中国文化人忧国忧民、超凡脱俗、跨越现实、追求理想化的精神世界。笔墨,笔墨的本质,笔墨的品格,成为中国绘画瑰宝中的瑰宝。无疑,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需要守望,需要传承。甚至可以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为了国宝,建一个卧龙山基地,让大熊猫繁衍生息。

但是有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建大熊猫卧龙山基地?因为“现代化”让大熊猫失去了自然生息的环境。我们今天还有多少人能在“传统”生活里坐着太师椅喝茶玩玉,还有,关于“笔墨”的笔墨官司打了几十年了,现在还在打,估计还要打下去。换个角度想一想,中国绘画在“笔墨”之前有没有艺术?先民们在陶器上画的鱼是不是艺术?在这之前艺术的本质、艺术的品格是什么?答案是肯定的,即想象力,也就是创造力,这恐怕是一切艺术的本质。

高山下必有深谷,任何事物都是双刃剑,这是自然规律。传统文化越优秀越丰厚,越要坚守(或叫保守)。和有的民族文化相比,我们有深远浑

厚的一面,也有创造力减弱的一面。这是一个现实,看看我们现在的四周,有多少样东西是用我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发明的。这是个问题,是个大问题,甚至关乎民族存亡。我们的观念必须回到我们传统的起点——想象力和创造力。因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先人们用丰富的想象力一点一点创造出来的。呼唤想象力,呼唤创造力,是我们时代的需要,是我们艺术家的责任。张宙星用他特立独行的鱼,恣意着创造性的思维,挥洒着想象力的笔墨。

现在的水很小,很小很小。五湖四海变成了一个村,叫地球村。信息化的时代,让多大的水都无法把自己的板块完全地封闭起来。于是在现代性、全球化的背景下,“多元”成为大水,成为艺术的主流。有人可以喝茶,有人可以喝可乐,有人可以喝茶与可乐的结合物——冰红茶。在这多元的艺术大水里可以有,也应该有多种多样五光十色千奇百怪的鱼。张宙星先生的鱼,就是在这个“大水”中的一条自由自在的鱼。